

屋檐下

我家阳台只有6平方米，栏杆外装了个晾衣架，顶上装个灯和两根晾衣竿。东边靠墙是橱，里面放洗衣机。西边靠墙也是橱，上面是洗衣台，里面放杂物。中间算是活动空间。阳光、风雨、尘土、各种声响，自由出入。

我家阳台很忙。一位同小区的同事说，她每次经过我家这幢楼，抬头看我家阳台，总是晾晒得满满的。我喜欢洗晒，喜欢阳光，日常换洗的衣物就别提了，其他如床上用品、窗帘、沙发套等，凡是能拆下来的东西，都被我轮流洗晒。秋冬季，更是恨不得每天能晒被子，晚上盖着也仿佛沐浴着阳光。

我家的阳台很美味。我喜欢吃海鲜干，虾、梅鱼、鳀鱼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可以晒。用一只竹匾，在晾衣架上一搁，早上晒出，晚上差不多就干了。鳀鱼、“海蛤蜊”“海泥鳅”之类肉质肥厚的，一般在“秋下老北风”天气里晒。为此，我妈还专门给我做了一个匾，用细钢筋做边框，绷上细网，边框四周穿上带子，可以把匾绑在晾衣架上，稳稳当当。在沙发上一窝，一边看电视，一边啃虾干鱼干，是我喜欢的休闲方式。

我这幢楼在小区进门处，是业主们进出的必经之路。天一亮就结伴去买菜的老人，大老远就相互打起了招呼；背着书包的中小学生，总有家长在前面喊“快一点，快一点”；晚饭后，总有三五成群的邻居，聚在大门口的小店里、门卫室里聊天。聊着聊着，有时争执起来，有时突然爆

阳台即景

□鱼享

发笑声，分贝瞬时提高八度，在三楼阳台的我，恍然觉得就在乡村晚会现场。

小区东边几百米外就是海。刚搬进新家时，站在阳台上，朝东可以看到海那边的船厂，码头边停靠着很多船，业主们用“小香港”形容那边的夜景。可惜的是，两年后，和小区隔着马路的学校南边新造了个小区，刚好把我家阳台的那片风景遮挡了。不过，朝西南看，那可真是一览无余，名叫“磨盘山”的山如大小区的一半壁屏风。山不算高，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的寺庙正对着我家阳台。寺里香火旺盛，有时晚上灯火通明，经常会有磬铃声、诵经声传过来，安抚我时常为俗事繁杂的心。

山顶上是安澜阁。在它建造的那几年里，我们每天在阳台上关注着它。挖机来了，底座造起来了，脚手架搭起来了，楼阁变高一点，哎呀，因疫情停工了，复工了，哇，终于完工了！记得那天晚上6时18分，安澜阁突然大放光彩，灯光跳跃、变幻，整座楼阁飞檐翘角，线条清晰，和星月辉映。9道巨大的射灯忽而穿透夜空，忽而照耀全城，如梦如幻。当时正在阳台刷牙的我，手里拿着鞋刷，惊艳于眼前那一幕，张大了嘴，都忘记了惊叹。现在，它们已成岛城日常一景，但我每每在阳台抬头看到时，心里还是满溢这平淡日常里的欢喜。

站在阳台，一眼望去，小区中心绿地和山坡上的花木四季轮换着绽放、凋谢。在山间安家的鸟儿，啼叫声四季不同。我们这个家，是在儿子

刚上小学时搬进的。还记得那天我在阳台晒衣服，看到一队小学生进来，有个孩子喊：“小树小树，你妈妈耶！”原来是儿子的班级来小区里春游了。儿子在楼下使劲朝我招手，他的小脸通红。仿佛只一晃，儿子已长大成人，用他并不丰满的翅膀，使劲在外面的世界扑棱……

我家的阳台依然坦坦着，阳光照进来，风雨飘进来，各种声响，自由出入。我还在晒着我的鱼干，看着春天来了，冬天来了。墙上能挂的、洗衣机台和洗衣台上能摆放的，不知不觉都被花草占满了。阳台中间活动空间更小了。有时老公去晒收衣物时，我总要叮嘱一句：小心点哦，不要碰折了花哦。老公有时在阳台抽烟，虽然我很讨厌烟味，但有时看他靠着栏杆，眯着眼，吐出来的烟圈又圆又幻，我猜他一定也有不想让我知道的心事，也许就随着那烟圈飘出阳台去了吧。我在阳台看星星，看月亮，舒展腰身。

去年底，我成了“小阳人”。那几天，正好天气晴朗，我就搬一条小凳子，“老坐清闲坐落尽，烟云过眼一茶杯”。沐浴阳光、看书、看花草，楼下的车声、说话声清晰入耳。我的身体在“历劫”，那也没啥大不了的，一切都还是最好的安排。

惊蛰已过，连续花了好几个睡前时间，我把阳台上的花花盆盆又整理了一番，“螺蛳壳里做道场”，我打算在洗衣机台上放个花架，那就可以多种一些花草了，要是也有斑鸠来我家阳台做窝，那我肯定心生欢喜，温柔以待。

诗风雅韵

一树立春的风

(外一首)
□林红梅

风居住的树有持续的疼痛
骨骼生水。没有姓氏的羽毛
逆流而上。江南仅剩的
绿色眼睛
遗失于最后一次寒潮

饮下白色的月，没有结冰的
海暴露着饥饿的鱼群
渔火脆弱，摇摇晃晃的夜
是老渔民手中垂直的钓线

今日立春。上岸的鱼
建立着冬眠的习惯
树枝凹凸处，是明亮的出口
上弦月的夜仰望着
由远而近的风
保留呼吸的本能，安放鸟鸣
安放波澜壮阔的海

波澜不惊。每一块古老的
石头有三生三世的
暗喻。标下记号
在繁复的森林寻找线索
一树树燃烧的春风在
无数个日夜
获得反复的推敲
渔船倾斜的角度是海水在
纠正天空的弧度

此时，水天一色
落日与飞鸟，北树与南枝
一起落入浩荡的两行回顾
没有英雄，没有蜿蜒的中心
以春天的名义
是我们不断轻盈的草木之身
轻轻飞翔
用沸腾复活沉默的海
平静的力量如此深刻
我们依恋的古老正修复着版图
如何让日出
挽救一场虚幻的月蚀？
想像着盛大的场景
今天，我们一起吹拂
用一次次清洗
对准太阳的黑子和
浮尘

重活

这一天天光明亮
香樟，新木姜子，海桐树
乔木状的香气在复活
等候一场充满深意的雨水
刚出生的小鸟鸟
有着天真的牙语

这是多么美好的季节。复活的
还有小松鼠，榛子树
也可能是我的母亲
还是不世故的笑，穿着
绿色的太极服
那套练了很久的24式
摆弄得风生水起
而我更喜欢你的扇子舞
翻飞，旋转，像一只
蝴蝶轻盈的飞
而地的女儿，此时正
为蝴蝶打开回家的门

心香一瓣

李白诗中有“燕山雪花大如席”之说，据科学报道，雪的形成视当时的气温状况而异，最大的直径为三至四英寸，当然，“大如席”可是一种夸张，岂不是一片雪花就可以把整个人盖住？

雪是下得越大越好，只要是不成灾。有人喜雨，有人苦雨，可不曾听说有人厌恶雪。

大雪覆盖一切，没有差别，不管朱门与棚户。它装点一切美好事物，也遮掩了一切荒秽，雪就是这样大公无私，这样特定的可爱。

雪，太可爱了。它最有益于人之处是农事方面。俗话说“瑞雪兆丰年”，适时的冬雪，明年必是丰年。因为雪深一尺则地一丈，一切害虫全除了，第二年连苍蝇蚊子也很少见。

我家大门两旁是两畦花圃，左边是芍药两栏，右边是玉簪海棠。冬日几场大雪扫积起来，堆在花圃上面，不但使花根保暖，而且来春雪融成了天然的灌溉。春回大地的时候，新苗怒放，花团锦簇，长得十分茁壮。

冬雪后的春天太美了，我惊叹冬雪后的春之幽、春之雅、春之美！

履之留痕

橄榄树结下的是乡愁的果

□王磊斌

曾与许多人谈起，三毛是咱们舟山定海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讶异的，但更多的是好奇：这个犄角旮旯的小地方，如何走出一位踏过滚滚红尘，走遍万水千山的奇女子？

在三毛的笔下，还贮藏着一条断不了的家乡根，那就是“舟山定海”。散文集《梦里花落知多少》中，有一篇唤作《周末》的小文，三毛说到，自己每次回到台湾，总是要翻一翻家族的宗谱，一本红缎线装的厚书，那里藏着整个家族生命的谜，那才是真正的根，她写道，“《陈氏永春堂宗谱》放在膝盖上，一个一个祖先的灵魂在幽暗的光影里浮动，那些名字像鬼，可是他们曾经活活地一步一步从河南跋涉到浙江，再乘舟去定海。四百年的岁月重沉沉地压在第几世子孙的心头。到我陈家已是第几世了？”所以，三毛记得“舟山定海”，记得这一处的“故乡”。

其实，关于三毛的故乡，我认为将其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类。广义的故乡，在三毛眼中，便是异国亦家的中国。《亲不亲，故乡人》中三毛很像是关注国人在外的行为举止，一旦发现粗鄙的行为，就会感到羞愧与愤慨，在文末，她这样写道：“爱之深，忧之切，我以上所写的事情在每一个民族里都可能发生，并不止是中国人，可是我流的不是其他民族的血液，我所最关心的仍是自己的同胞和国家。恳请我的故乡人在外旅行时自重自爱，入境随俗，基本的仪仗礼貌千万不要太忽略。至于你不会流利的外语，能不能正确地使用刀叉，是不是衣着时髦流行，反而是一些极次要的问题了——你看郎静山先生一袭布衣，一双布鞋环游世界，那份飘逸的美多么替中国人风光。在国内也许你是你，我是我，在路上擦肩而过彼此一点感觉也没有，可是当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时，请不要忘了，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三毛如此看重国家的形象与尊严，是一种大情怀，大格局。她常年寓居国外，行走异国他乡，结交下了许多挚友，这些朋友对三毛很是喜爱，亲近，甚至待她如亲人，我想，这不仅因为她的才华，更是其处事的方式，活得有自己的风骨，有自己的底线，有自

己的魅力，她心中始终铭刻着中国人的身份。中国对于三毛，是一种类似于大故乡的概念，所以但凡凡是国人，三毛都待其如乡人，即便是已经故去的。《故乡人》讲述了三毛在西班牙替朋友的太太上坟的事，在墓园中，她无意间看到了“曾君雄之墓”，悲恸万分，她写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这里，生前必是远洋渔船跟来的一个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会成为孤坟。”而后，三毛用化妆纸细心地替这位不相识的同胞擦拭碑石，还从友人那抽出了一枝玫瑰放在曾先生的墓碑前，后来也因为这篇文字，让远在高雄且还在痴痴寻找的曾先生的家人得知了曾的死讯。后来，三毛每次去加纳利群岛，都会去吊唁曾先生，替他的家人上坟。三毛很细腻很真挚，她懂得身处异国他乡的不易，她的这份心愈幻化的是一份牵挂，一份关于乡情乡愁乡依的感动。

除了广义的故乡，在三毛笔下，更多的是狭义的乡愁，关于台北的怀旧与记忆。是的，离乡总会勾起游子对故乡的怀恋。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曾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论述过中国人极为强烈的乡土根性，三毛也是中国人，自然如是。她会动用自己的“原始积累”——熟悉的故乡的生活经历，她“胸膛”中储存的故乡记忆，去抒发自己对故乡的依恋，去维系自己的根系，去凝固她所怀念的时空。

那么三毛首先怀念的是关于台北的什么呢？我想应该是青少年时期的纯真记忆。其三毛大多数散文都是一种对记忆的书写，但大部分都满溢了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三毛过于敏感，这一点毋庸置疑。精神分析学派将童年定义为痛苦与压抑发生前的一个相对幸福的时段，人类因为在童年时代尝过生命之树上的果实，他知道它的美好滋味，他永远忘不了它的美好滋味。的确，童年是珍贵的，但是它受到时间规律和文明发展的趋势所支配，必然似流水一去而不可复回。然而，对于极其敏感且遭受过许多重创的三毛而言，美好的童年总是抚慰她心灵的一剂良药，尤其是在“家”这个温馨的小范围里。

地上的坑穴洼溜，冰上的枯枝断梗，路上的残雪败屑。几只鸦雀盘踞在大樟树上，一声不响，颤颤抖抖缩着脖子发呆，一眼望去到处都是银装素裹白茫茫的一片。

时近中午，我们走下台阶，拉着拐杖，踩着没脚深的雪地踉跄而行，足足用了两个多小时，饱览了大雪封山的美景，实现了我们曾经许下的承诺，这是我一生走体育健身之路历史性的突破，太高兴了，太有意义了！我们胜利归来。回家前，在“台湾凉亭”合影留念。

从2013年2月7日这场大雪往前算，至今已有十年有余，我都没见过这样大的雪了。在过去，寒冬腊月可见到几场大雪以为奇怪的，现在在我们的记忆里，雪可是稀罕物了，大冬天看到一场雪成了一种奢望。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南北极冰山的消失，诸如种种逐渐向全球灾难靠近，实在令人担忧！

我爱雪、盼雪、想雪，多么向往雪重回我们的怀抱！

有一篇《回娘家》，文中，三毛被别人问起自己娘家时，她是这样回答的：“在台湾，我的爸爸妈妈住在靠海不远的乡下，四周不是花田就是水稻田，我的娘家是中国式的老房子，房子就在田中间，没有围墙，只有一丛竹子将我们隐在里面，虽然有自然水，可是后院那口井仍是活的，夏天西瓜都冰镇在井里浮着。……这种话题有时竟会说了顿饭那么样，直到我什么也讲尽了，包括夏夜将娘家的竹子床搬到榕树下去睡觉，清早去林中挖竹笋，午间到附近的小河去放水牛，还在手绢里包着萤火虫跟侄女们静听蛙鸣的夜声，白色的花香总在黑暗中淡淡地飘来。……我所憧憬的乡下娘家，除了那份悠闲平和之外，自然也包括了对于生活全然释放的渴望和向往。妈妈在的乡下，女儿好似比较有安全感，家事即使完全不做，吃饭时照样自在有安全，这便是娘家和婆家的不同了。”这是三毛记忆中的一份美好，娘家即是故乡，各种乡间田野的活动，各种烂漫自由的行为，她都珍藏在心，她其实同寻常的女子一样恋家，依恋在家乡的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这是三毛无法改变的精神内核。

三毛的两个故乡——定海与台湾，隔着同一片海。那里的海，颜色相仿，咸淡几近；那里的海，有许多渔船往来，川流不息，贸易不绝；那里的海，渔船上的渔民本就同出一宗，他们漂泊，邂逅之时，鸣笛问好，他们都爱听一首唤作《橄榄树》的歌谣，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为什么流浪远方，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

据说，那同一片的海里，有一座小岛，岛上确是有一株橄榄树，那株橄榄树上结的不是橄榄，而是唤作“乡愁”的果子，那种果子，成熟后，便掉落在海里，随着洋流漂泊，终年不腐，直到漂至一位离乡游子的跟前，游子的泪滴在果子上，果子会变得异常鲜艳，芬芳千里，游子便不由自主地拾起，咬上一口，据尝过的人说，那果子不是很好吃，糖分很少，几乎都是苦涩的味道，很浓很浓……